



俄罗斯冬季法轮大法交流会莫斯科召开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一月五日，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冬季学法交流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俄罗斯多个地区城市包括圣彼得堡、卡鲁加、果特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的法轮功学员无惧寒冷，远道而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在为期三天的学法交流中，许多学员亲身感到：参加这次学法交流会受益匪浅，非常感恩能有此机会共同提高。

活动的第一天，学员们分散到莫斯科市的各个地方讲真相，发资料，收集反迫害和诉江签名的活动。

在莫斯科的市中心包括多个有名的景点，如：阿尔巴特大街、果戈里公园、人民经济展览中心和胜利公园，学员们在这些景点以及中领馆附近都举办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当天气温达到零下二十二摄氏度，小雪伴着凛凛寒风使得路上的行人行色匆匆。但一对年轻夫妇听说学员们在收集反迫害和诉江签名后，马上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说很支持这样的活动。因为当天天气很冷，摘下手套后签名马上双手就冻得通红。但是相当多的人坚持签名，用他们的善心为寒冷的冬天增添了一份暖意。

第二天、第三天的活动从早上的集体炼功开始。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们在一起分享了在修炼中的体会，一些老学员谈起了他们自己以前修炼路上的一些小故事和体会，让大家很受感动。

两位来自乌克兰的夫妻学员谈到了在做媒体项目中，自己升华提高的过程和自己走过的路，浸透着师父的慈悲点化。妻子说到在自己和媒体的同事发生矛盾而回到老家小村庄的期间，当她发现发资料和面对面讲真



图：参加俄罗斯冬季法轮大法交流会的部分学员。

相的时候，她听到那个人对她说：“我就爱看新闻，电视新闻上说的我都信。”她意识到如果这里家家户户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制作的新闻这一下能让多少人知道真相啊。她谈到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于是，她又回到了原来的职位上。

一位学员谈到自己在修炼中，面对的考验和矛盾，一度使自己想卸下的责任。但是在一次小范围交流中她听到一位同修分享，她要努力做好这一切，修出更多的慈悲与善心。

还有一位学员整个左手摔到脱臼和骨折。手术后医生建议她两周后回来复查，她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去医院复查时，医生惊叹的说道你的手怎么恢复的这么好呢。她告诉医生因为我学炼法轮大法所以才会这样的。◇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 **教人向善** 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对“真、善、忍”的信仰，使人变得真诚、善良与宽容。法轮功不收分文，义务教功；学炼者来去自由，不记名册。

● **使人健康** 法轮功具有祛病健身的奇效。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对近3.5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98%。

● **福益社会** 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提升道德水准。1998年下半年，前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30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河北保定市定兴县农妇钟冬梅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现年四十八岁的钟冬梅于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并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钟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突遭迫害

正当我们沐浴在这宇宙大法给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情节十分严重，尤其是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当我听 CCTV 说是中央领导下令，不许人们炼法轮功等等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能让这那些还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听信这些诽谤大法师父的谎言。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体会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不再诬蔑恩师，不再诋毁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给我们一个合法修炼的环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广场警察非法抓捕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当时还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们欺骗我们说有什么事就写信给信访局，要我们留下姓名和地址。让我们写自己的心里话给信访局。写完后，就一一的把我们交给了当各地县公安局。在天安门派出所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警察打人，还把一些敢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拖出去拳打脚踢，主要攻击学员的胸部、背部、腹部，样子凶残恶毒。当我们齐喊：“不许打人！”后才稍有收敛。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接见”我的是一位不知



名的副局长。当时，我还没见到人，就被一阵拳打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在我意志还不清醒时，又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为什么去北京等等。

当我清醒时，就告诉他们：“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亲身体验者，希望中国的领导能耐心的听听我们的真言和心声”。

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诉拘留所的所长。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被敲诈了380多元。

非法关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进京，被乡政府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劫持到乡政府。路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们耳光，还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随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钱抢劫一空。到乡政府时，硬把我们拖下车，强逼我们跪下。一群恶人（乡政府官员）此时还对我们拳脚相加。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始终没有跪下。他们十几个人就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踝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才收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后来我炼功炼好了。可是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干重活，不能长立。）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

后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绝食抵抗，在绝食的第五天，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这样来回在拘留所与定兴一个旧武装部之间共三次。

第四次他们依然把我从旧武装部洗脑班绑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经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伙同武警部队的许多人来拘留所砸门，就像无耻下流的土匪一样，凶恶的强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裤子被拉破拉掉。接着乡政府的“六一零”绑架到乡里继续对我迫害。在乡里政法委书记段平德等见我这样，栽赃的说是我想死。找来家属给我灌食，遭到我拒绝后，就说输液，在确认输不进去液，就向我们的每位家属勒索两千元，才放我们。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担责任。就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我与丈夫正忙着在园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点才躺下休息。刚躺下，就被闯入家中的乡里“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乡镇司法所所长赵常亮等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我们全乡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一间乡政府会议室，大家都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被一个一个的叫进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给他们讲，可他们不仅不听，还把大法弟子们一个个用手铐从背部反铐起来，或是把两手分开分别铐在两个床架上。接着，就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还用一种七根以上一米长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军棍，橡胶棍等凶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们被打的遍体鳞伤，大法弟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脸歪嘴斜，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节选）◇